

生/活/随/笔

我家的团年饭

原心

小时候,我总是盼着过年,盼着大年初一去外婆家吃团年饭,甚至连晚上睡觉都惦记着。早早地自己起床了,穿上新衣服,自己洗脸刷牙,还要吃八个又大又圆的元宝。因为妈妈说初一早上乖乖的,那一年就会都很乖,这一天的汤圆叫元宝,所以一定要吃,还要吃个吉利数,比如四个、六个、八个,或者十二个,吃个月月发。这些都乖乖地完成,我们一家人就赶紧去外婆家,这可是盼了一年最开心的时刻。

“红大姐,快点!快点!就差你了!”到了外婆家,表弟表妹们都已经院子里等着急了,我快步跑过去加入了他们的行列,“走!”随着我一声令下,大大小小十多个表姊妹一路小跑开始了我们的拜年仪式。

“外公(公公)外婆(婆婆)新年好!身体健康!笑口常开!”每个孩子都毕恭毕敬地给老人磕头拜年,然后外公会每人发五块钱的压岁钱。

给老辈子们一一拜完年,饭已经蒸上大气了,夹沙肉、烧白、酥肉、芝麻丸子……飘出来的香味把肚里的馋虫都引出来了。孩子们把厚厚的一沓红包交给妈妈暂存,欢欢喜喜地围着桌子,坐的坐,跪的跪,趴的趴,一起分沙胡豆、炒花生、红苕干……一堆一堆的要分均匀,还会数一数颗数,比一比大小。虽然打打闹闹,争争抢抢,但那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,以至于现在想起来,还会辩扯道:“你那时候总是比我多几颗!”“你那时候吃得最快,吃完了老是抢我的!”姊妹们你一句我一句的,还是吵吵闹闹,眼睛里依然笑得那么快乐。

后来,外婆过世了。正月初一那天,我们一如既往地早早回到老家,先是在后面的山坡上给外婆上坟,再回院子给外公磕头拜年,然后一一给舅舅舅姨们磕头拜年,外公还是每个孩子给五元钱的压岁钱。

大人们又忙着杀鸡杀鱼,摘菜烧火,准备团年饭。我们围着桌子坐着,但不再为一颗花生胡豆争抢了,也不炫耀自己的新袄了。那时,我刚参加工作,弟弟妹妹们有的上大学了,有的在读高中,最小的表弟是外婆过世前几天出生的,只有他没有见过外婆。因为坐月子,小姨也没能见外婆最后一面,每年团年时她都会唠叨着这事儿,每每这时眼里藏满泪水。

吃团年饭前,外公独自祭祖,这时我们不能随便走动,也不能大声说话,只静静地看着外公倒酒、上香……外公完成了祭祖仪式后,一大家子老老少少

坐了四桌,小孩们坐一桌,我们叫做娃儿席,大人们是喝酒的坐一桌,不喝酒的坐一桌,留一桌给灶房里炒菜上菜的。喝酒的划拳猜子,相互敬酒,说着祝福的话吉祥的话;不喝酒的多数都是女人,一边吃着菜,一边说着体己话,关心家人的身体;娃儿席是最无拘无束的,敞开肚子只管吃。桌上总少不了二舅最拿手的芝麻丸子和酥肉,还有我最爱吃的夹沙肉。

外公八十多岁时,老家拆迁了,四表弟特别地念旧,时常会带着外公回去看看,外公就会一边走一边给他讲着以前的事。外婆是童养媳,六岁就到家里来了,吃了不少的苦;解放前,外公靠抬滑竿、卖黄油养家;外婆人老实又勤快,祖祖很喜欢她,总会偷偷地塞一两块冰糖给她;大嬢、二嬢(我的妈妈)最苦,每天晚上照顾弟弟妹妹们睡了,还要熬夜纳鞋底,换钱补贴家用……外公说了很多很多,四表弟在家庭群里转发了很多很多,我爬楼一一地看完了,想起柜子里还有一件棉袄,是么嬢穿了给表姐,表姐穿了又给我,衣领处的补丁补了一次又一次。

那年正月初一,我们第一次在外面饭店吃的团年饭,坐了整整四桌,年迈的外公掏出存了厚厚的一沓钱结账。外公活了101岁,他老人家安详地离开了我们。

此时,手机铃声由弱渐强地响起,把我拉回到现实。“红大姐,到哪点了哦,我们都到齐了哦!”我快到饭店门口时,大表弟打电话催了。

饭店不是很大,今年的团年饭,我们坐了整整的四桌,还是孩子们坐一桌,他们显得有些生疏,有些拘谨,有的三个两个一起玩自拍,有的自己玩手机游戏,有的挑着自己喜欢的菜吃;我们还是喝酒的坐一桌,不喝酒的坐一桌。大表弟居然点了夹沙肉、酥肉、芝麻丸子、烧白,只是味道跟二舅做的有些不一样了。

大家一边吃饭一边在家庭群里轮流发红包,抢着压岁钱,舅舅舅姨们也在群里发红包,大舅、二舅不会操作,孙辈们就教他们怎么发。

“哇!我抢到8.68!”

“我抢到9.8!”

……

一阵阵惊呼声,像小时候收到压岁钱一样开心。

街道上的红灯笼、彩灯映在玻璃门上,折射出绚丽多彩的光,照着锅里的腾腾热气,照着绽放的脸庞,照着此起彼伏的欢声笑语……

(作者系江津区作协会员)

诗/绪/纷/飞

在时间里宁静地吐纳

(外一首)

放下吧,莫论岁月流逝的悲喜
在时间里宁静地吐纳
坐卧温暖的风气中,知一叶的趣味
看云淡,赏新蕾,观虫吟
飘逸的心思编织天地的锦绣



屿夫

到渔码头,挑半篮鲜活鱼虾
逛市场,买只晚餐席上的农家鸡

那样的一朵花,一棵草
一粒沙,一滴水,一块礁石
一对蜂与蝶的翩跹
一行扛鼎的蚂蚁,都叫我生出欢喜
再见了,曾经的所有
去拥抱呵,明日的必然性

龙年来了

往这个小小的树林边
穿过潮流,等待鸟儿的亲近
溪水的响声安静

草丛的隐士,偶尔鸣叫
蝴蝶立上梢头
虫子,爬枝叶凝神

云恍如龙腾,天色蓝得惊喜
童谣,从心里哼唱出来
感悟她笔底的诗情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作/文

一个特别的春节

马芝甜

今年过年和往年有一点不一样,那就是我太爷爷来了,也就是我爸爸的爸爸的爸爸,为我们这个龙年春节增加更幸福的味道!因为太爷爷走到哪里,都带着自己的二胡,在哪里休息的时候,就拉出一曲欢快的《步步高》,让人总能感受到祥和欢快的过年气氛!

今年还有一点不同,就是我们一家到了祖国的最南边三亚过年,三亚的天气比西安温暖,但是即使是南方城市还是躲不过冬天的常态。寒风依旧只是收敛了很多,但要是说对我最乐意与你分享的就是过年那一天,我们一家没有看春晚,而是和大家一起放烟花礼炮。一直到凌晨一点,我都丝毫没有困意,一直充满精神地跑在了最前面。

还有另一个不一样,那就是过年期间,我爸爸的朋友来了很多!一起聚餐、一起品酒论道,还有很多叔叔很有才艺,大家放声唱歌,特别是蒋伯伯的一曲《涛声依旧》把聚会引向快乐的高潮,引来掌声阵阵。随后有的唱《成都》,有的举杯祝福,呐喊吆喝,有的干脆吹起了萨克斯,有的阿姨在旁边弹起了古筝,气氛好热闹啊!几位阿姨一起推杯换盏,喜悦的心情洋溢在脸上……所以我和弟弟得的红包也很多。开心数钱,更让我开心的是能在开学买我自己喜欢的书籍!

三亚的楼很奇怪,有一个像菠萝一样的商业大楼。让我想入非非的是大楼里面应该是硕果累累,琳琅满目各式各样的新鲜水果,正当我对这设计叹为观止时,我弟弟说了一句话:海绵宝宝和派大星呢?全家闻言都笑出声了……

还有一个不一样,就是今年大家都喜欢用龙行龘龘送祝福,喜欢特别的叠字,也许这就是中国的文化,彰显了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。还有一种调味料就是我太爷爷的二胡独奏,祝福语用音乐伴奏,听出来更是一种国学文化,让人悟出生活的快乐就在于创新和发现!特别是远望青山,让我无限憧憬,感受到龙行龘龘的喜悦无处不在!

(作者系西安市外国语学校六年级2班学生)

乡/村/故/事

《深山松涛》和养蜂达人



罗涌

我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深山松涛》于2018年出版发行,这部小说中养蜂达人罗文化的创作原型,就是我的家乡石柱方斗山的贫困户张仁华。我曾经在这里驻村扶贫,他家早已经脱贫。此后,我们成了好朋友,常联系和走动,我仍然在帮助他他家推销蜂蜜,连续九年不间断。

2016年3月28日,我被县委抽调,开始驻村扶贫。四年多的脱贫攻坚战,是我走过的一段艰辛而光荣的路,我有了一段滚烫的人生经历,也有了刻骨铭心的生活体验。

张仁华家居住于1200米的方斗山上,这里耕地稀少,几乎没啥收入,住房是土坯房。我因地制宜的为贫困户张仁华制定养蜂脱贫计划,并为他申请项目,建起了贫困村第一家养蜂家庭农场。为推销蜂产品,我又牵头组织了全县首次“赶场扶贫”活动,策划了“第一届方斗山采蜜节”,促销蜂蜜等农产品。通过养殖中蜂,张仁华家不仅还清了搬迁后的建房借款,完善了基础设施,从住了几代人的老旧土坯房,搬入了砖房新居。他获得政府表彰的2016年度“脱贫致富奋进奖”,成为贫困户学习的榜样。张仁华创业热情高涨,免费当起了村里的中蜂养殖技

术员,带出一批徒弟。其中有一位贫困户冉启荣,也靠养殖中蜂获得奋进奖。

短短的两年时间,张仁华由一个贫困户变成创业致富能手,又从致富能手变成了帮扶人,带着几十个村民养蜂创收。

自2016年始,八年来,我们为这个村销售蜂产品超过百万元,仅张仁华家累计销售额达60余万元。我和昔日的检察院驻村队员吴晓慧、秦领等,与张仁华家成了“亲戚”,也成了大山村民家的常客。

我一边参与扶贫,一边坚持写驻村日记,留下十余本记录,为创作扶贫小说积累了素材。2017年底,我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《深山松涛》,在《检察日报》上连载了三个月,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。

扶贫期间,日子清苦而难熬,但我和其他扶贫队员一样,吃在村、住在村、干在村,一直蹲点在扶贫一线,投入这没有硝烟的战场,接受洗礼,经受磨练,有苦有乐。张仁华家的脱贫故事,已经在《深山松涛》中定格,可我和张仁华的故事还在继续,我以后的作品还会继续关注乡村振兴的事业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